

唐宋传奇

莺莺传

柳毅传

柳氏传

古镜记

红线

李娃传

枕中记

离魂记

鲁迅 辑

陕西旅游出版社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文 库 】

唐
宋
传
奇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鲁迅辑.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 1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第2辑/佟维学主编)

ISBN 7-5418-1948-4

I. 唐… II. 鲁… III. 传奇故事—选集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5483号

策 划 忠 平 责任编辑 吴 明 封面设计 陈 非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长安北路32号,邮编:710061)

网 址 <http://www.sxlych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电脑制作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0

印 数 1-5000

定 价 [全40册]792.00元

ISBN 7-5418-1948-4/G·520

前 言

我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大体上可分为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二大类。而“传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一般所指的是唐、宋两代流行的一种比较完备的文言短篇小说，因其内容荒诞、情节离奇，当时不被列为正统文学。晚唐时裴铏把自己写的此类作品汇集成册，题名“传奇”，后人便正式以“传奇”相称。

唐代传奇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进化而来的。它把情节放到全篇结构的中心，并通过情节来描写人物。这些短篇小说，不仅故事情节委婉曲折，结构完整，而且文笔典雅优美，题材更具多样性，人物形象十分鲜明突出。它对后世的小说、戏曲等有很深的影响。同时，这些作品更直接地表现生活，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内部斗争，有的对旧礼教公开进行了反叛和抗争，这对读者来说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到了宋代，写作小说的兴趣虽然主要已逐渐转移到通俗的“话本”方面去，但在“传奇”方面的成就仍然是不能抹煞的。其中的不少作品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唐宋传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帝王妃嫔，有贵族官僚，有书生，有诗人，有商贾，有艺人，有纨绔子弟，有豪侠义士，有大家闺秀，也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单就这一点说，也不难看出传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面和现实生活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

从传奇作品的故事来看，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大体上可分为爱情的、豪侠的、讽刺的、梦幻的和怪异的几类。为了保持原作的风貌，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对原文未加改动；为了达到通俗化，我们对原文加了准确、生动的译文，力求使大众读者都能看懂，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细加甄别。

编者

2003年1月

目 录

古镜记	李公佐(1)
离魂记	陈玄祐(18)
柳氏传	许尧佐(21)
枕中记	李公佐(27)
柳毅传	李朝威(34)
霍小玉传	蒋 防(56)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71)
谢小娥传	李公佐(86)
李娃传	白行简(93)
东城老父传	陈鸿祖(112)
长恨传	陈 鸿(123)
莺莺传	元 稹(136)
无双传	薛 调(152)
红线	袁 郊(163)
裴航	裴 铏(171)
飞烟传	皇甫枚(179)
京都儒士	皇甫氏(189)
画琵琶	皇甫氏(192)
崔护	缺 名(194)
流红记	张 实(197)
李师师外传	阙 名(203)

古 镜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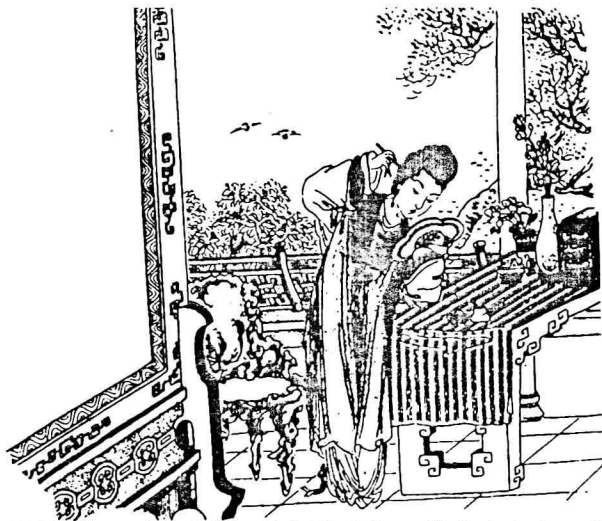
李公佐

【原文】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封，封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

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亡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緘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緘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緘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

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著，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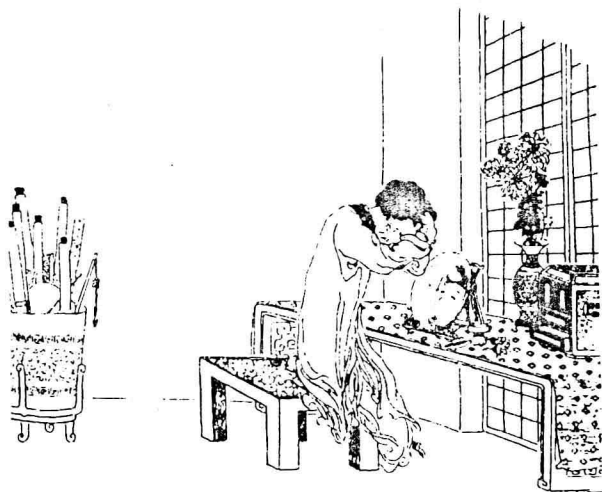
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

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著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绩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绩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绩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绩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绩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人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着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

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泠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若。”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大业十年，度弟绩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绩。绩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绩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绩将抗志云路，栖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绩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绩栖息止焉。日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绩曰：‘何人斯居也？’绩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绩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绩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绩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

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绩谓鲛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绩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绩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病者曰：‘戴寇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绩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麴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绩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鼉鼉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绩《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绩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绩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绩停处。绩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绩。因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炫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窍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绩

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绩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绩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胥也！’初不见一物。悬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灿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



孔前死矣。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豹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绩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绩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绩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绩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绩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

亦非兄所有。”数月，绩还河东。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译文】

隋朝汾阴地方有个姓侯的读书人，是天下少有的能人。王度一直象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侯生临终时，赠给王度一面古镜，并告诉他说：“拿着它，妖魔鬼怪就会躲得远远的了。”王度接过镜子。把它珍藏起来。

这面镜子的直径有八寸长，背面的镜纽是个趴着的麒麟，围着麒麟，按着东南西北的方向，画有龙、凤、虎、龟。外圈画着八卦，八卦外边是十二个时辰，与时辰相对应的是十二个属相。镜子的边缘上还有二十四个字，好象是隶书，一点一划也不缺，可是在字典上却查不到这些字。侯生说：“这二十四个字，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字。”如果把这面镜子对着太阳照，则镜子背面的字一笔也不少的透过来，就好象写在镜面上似的。拿起镜子一敲就发出清脆的响声，能足足响上一天。啊，这真不是一般镜子所能具有的呀！难怪受到贤能奇士的赏识，真是名副其实的宝贝。侯生常说：“以前，我曾听说黄帝铸造过十五面镜子，其中第一面镜子的直径是一尺五寸，象征十五月圆之数。依次排列，后头的镜子比前头的镜子直径各少一寸。这样算起来，这面镜子该是第八面镜子。”虽然年代久远了，典籍上也没有记载，但是先贤们所讲的话还是不容怀疑的吧。

古代时，有个姓杨的人意外得到一枚玉环，儿孙后代跟着享福，一个姓张的人突然丢失了宝剑，他很快便去世了。今天，我王度生逢乱世，终日愁苦烦闷，朝廷危急，就要垮台了，何处是活路，宝镜又丢失了，真是可悲啊！

现在，我将这面宝镜的奇迹，一一写在下面，数千年以后，如果有人得到这面宝镜，也可以知道它的来历啊。

隋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五月，王度从御史任上被罢官回到河东，正好赶上侯生逝世，于是得到了这面镜子。当年六月份，王度回长安走到长乐坡时，住在程雄家里。程家前不久来了一个寄住的丫环，人长得挺漂亮，名叫鸚鵡。王度因为刚刚下车，需要整理一下衣帽，便拿过镜子来照一照。鸚鵡远远地看见它，立刻跪在地上叩头，把脑袋都磕得流血了，连说：“我再不敢住在这里了。”王度于是请来主人询问是什么原因？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一位客人领着这个丫环从东边来，当时，这个丫环病得很厉害，客人便请求把她留下寄住在这里，说好回来时再来接她。可是直到现在客人也没有来接。我也不知道这个丫环是怎样个人。”王度怀疑她是个妖精，便拿着镜子逼向前去，那丫环立刻惊叫道：“请饶命，我马上就现出原形来。”于是，王度把镜子捂起来，说：“你自己先说说，然后再现原形，可以饶你一条命。”丫环听后，拜了两拜，说道：“我是华山府君庙前大松树下千年的老狐狸，变幻成了人形，这便犯了死罪，受到府君的追捕。我逃到黄河、渭河之间的地方，给下邳的陈思恭做了干女儿。陈思恭的妻子郑氏待我特别好，后来，把我嫁给乡亲柴华。我同柴华感情不合，便弃家逃到东边。出了韩城县就被一个走路的名叫李无傲的人给捉住了。李无傲是个很粗野的人，劫持我到处游荡，已经好几年了。两个月前跟他来到这里，他突然把我留下走了。没料到会遇到宝镜，从此再没有办法来隐形藏身了。”王度说：“你本是个老狐狸，变幻成人，哪有不害人的道理的呢？”鸚鵡说：“我变幻成人是侍候别人，没有害人啊！但是，我逃出，隐形变幻来到人间，按仙人的法规，是不会容许的，自然是该死的。”王度又说：“我想放了你，怎么样？”鸚

鸚鵡说：“承蒙您厚爱，怎么敢忘记您的恩德，可是，受到宝镜一照，就没有办法再逃跑了。我长时间变幻成人形，实在是不甘心再恢复狐狸的身形了。希望您把镜子装进匣子里，请允许我喝醉为止。”王度说：“我把镜子装进匣子里，您不逃跑吗？”鸚鵡笑着说：“刚才您还说得好，想要放了我。装起镜子，我要是逃跑了，您的恩德不也就白搭了吗？但是，我经宝镜一照便无路可逃了。只希望您能让我多活一会儿，在生前尽情地欢乐一番吧！”王度听后，立刻把镜子装进匣子里，又给她要来了酒，还把程雄的邻居们都请来了，同她一起饮酒取乐。不大功夫，鸚鵡便酩酊大醉，她挥动衣袖跳起舞来，还边舞边唱：“宝镜，宝镜！可怜我的命，自从我变成人形，到如今换了几个姓；活着既然能欢乐，死后一定不悲伤，何必再留恋，守在这地方？”唱完歌，她叩了两个头，立刻变成了老狐狸死去了。看到这一切，满座的人无不惊叹不止。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四月一日，发生了日蚀，当时王度正在御史衙门当官，白天躺在暖阁里休息，一时觉得太阳渐渐昏暗下来。手下的人进来报告说发生了日蚀。王度起身整理衣服时，拿出镜子来一瞧，发现镜子竟然也随着日蚀昏暗了，不再有光彩了。王度认为宝镜在制做时，就符合阴阳的奥妙，不然，怎么会太阳不明了宝镜也跟着没光了呢？惊叹不已。不一会儿，镜子又有光彩了，太阳也渐渐明亮了。等到日蚀过去，太阳便恢复了原状，镜子也恢复了晶明通亮的原状。从此以后，每逢日蚀、月蚀，镜子便昏暗无光。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朋友薛侠得到一把铜宝剑，有四尺长，剑体和剑柄连在一起，剑柄上龙凤相盘，左边缘的花纹象火焰，右边的花纹象水波，光彩耀眼，不是一把普通的宝剑。薛侠拿着宝剑来拜访王度，说：“这把宝剑，我试过不止一次了，每月十五那天，只要是晴天，把它放在黑屋子里，会自然而然地放

光芒，能照出好几丈远。我得到这把宝剑已有些日子了。您老先生喜爱希奇古怪的东西如饥似渴。我今天愿意晚上给您试试看。”王度非常高兴，当天夜里，果然一片晴空，把一间房子遮得严严的，连个缝也不留，两人住了进去。王度把宝镜也拿出来了，放在坐位旁边。不一会儿，镜子上放出光芒，把室内照得通亮，两人对看，宛如白天一般。宝剑放在镜子边，再也见不到它的光芒了。薛侠大吃一惊，说：“请把镜子装进匣子里。”王度照他说的做了以后，宝剑才放出光芒来，不过只照出一、二尺远而已。薛侠摸着宝剑叹息道：“天下的宝贝也能彼此相克制呀！”此后，每到十五那天，王度就把宝镜拿到暗室中去，光芒照出数丈远。如果月光照进室内，镜子则无光了。这难道不是阳光与月光不能并存吗？

这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这一官职，奉皇帝之命编写国史，要为苏绰作一篇传记。王度家有个仆人叫豹生，七十岁了。原来是苏绰的奴仆，读过一些史书，也能写写文章，看到王度起草苏绰传记，禁不住悲伤起来。王度问他为啥悲伤，他对王度说：“豹生领受过苏大人的厚恩，今天亲眼见到苏大人的话应验了，所以悲伤起来。您的那个宝镜，本是苏大人的朋友河南的苗季子赠给他的。苏大人特别喜爱这个镜子，临死那年，常常不高兴，不止一次找苗季子说：“我自己感到死的日期快到了，不知这面镜子落入谁的手中，今天想要算一卦，望你从旁看着吧。于是就瞅我一眼，叫我预备好算卦用的著草，苏大人亲手占卦，占完卦苏大人说：‘我死后十多年，我家就要丢失这面镜子，不知落到何处。然而，天下的宝贝一动一静都有个征兆。现在黄河、汾水之间的地方经常有宝气，与我占的这个卦有些符合，这面镜子难道要落到那里吗？’苗季子说：‘能让人得到吗？’苏大人又端详一番卦相，说：‘先落到姓侯的人家，然后又落到王家。以后，就不知道